

最后的村庄

曹乃谦

老女人站在村西坡崮上的平石台向东瞭望。她把手平展在额头上，给眼睛搭个棚。她这么做，并不是为了遮挡光，她这么做只是因为习惯了这么做。只要是站在这处坡崮向东瞭望，她就把手遮在额头上。好像给眼睛搭个棚，她就能看得远些似的。

背后的日头把她的影子打在坡下，像个镰刀，镰刀旁边还有个黑影，那是她的罗汉。

罗汉坐立在她的右边，陪着她帮着她向远方望去。不知道它是真的看到了什么还是觉得这个世界太寂静了，它就“汪汪汪”地叫了那么几声。紧接着，他们背后的马头山就有回音传过来，“汪汪汪……”随后，二十一又静了下来，静得能听见边墙那头滩坡上的放羊汉在唱麻烦调。

“按说该是来的时候了。”老女人说，“去年他们就是在这个时候来的。”老女人说。罗汉抬起头看她，好像听懂了主人在说什么似的，“汪汪”叫了两声，算是回答。老女人摸摸它的头说，回哇。他们就慢慢地向坡下拐去。

坡底下是他们的村。他们的村叫二十一。为啥叫二十一，她不知道。反正是在60年前嫁到这儿，就知道这个山村叫二十一。山脚下，顺着马头山脉是一条望不到头的边墙。她的两个干儿子把这条望不到头的边墙叫做“万里长城”。她才不管它再叫什么，她就知道它叫边墙。她知道边墙的东面归山西的大同管，这头归

内蒙的凉城。她还知道，十多年前墙内墙外的老百姓是一样的。一样的没吃没喝没穿没戴，一家人只有一张烂羊皮盖物可以盖，那是不稀罕的事儿。一样的光棍儿一堆一堆的都娶不过老婆，驾辕的拉套的几个男人养活一个女人过日子不算丢脸。可是边墙那头说可以开采地下的乌金。一下子，那头就忽喇喇地给富了起来。把二十一的穷鬼们眼红得睡不着觉。村长说，咱们不能眼看着穷死。他就到那头当窑黑子去了。后来就发了，就在那里盖了房，就把老婆啦孩子啦牛羊啦鸡狗啦也都接走了。再后来，人们就学他的样，都去了那头。老女人的独苗苗儿子也去了。

老女人太恨那头了，太恨那叫乌金的东西了。就是那叫乌金的东西要了她独苗苗儿子的命，他在一次事故中给活活儿地闷死了。但是，人们要钱不要命。还要去那要命的鬼地方，还要往那里搬迁。没几年，就都搬走了，把这个叫二十一的村子给搬空了，只剩下了老女人一个人。

老女人和罗汉往家走要路过好几块地，地都不大。小的只有炕大，大的也不足半亩。山坡地也只能是这种样子。

坡墁底下的那块地站着三个人，是三个草人。这三个草人都很可笑。有一个的脑袋瓜是用那种柳条笨篱做成的。有一个平伸着的胳膊腕底下吊着一把鸡毛掸子，鸡毛掸让风吹得悠悠晃动。另一个弯着腰，好像在看地下的牛牛蚂蚁，看看它们在忙什么。其实，它原先并不是这种弯腰的样子，它是让风给吹成了这样子。从场面的莜麦秸垛飞出两只山雀，飞向草人。一只落在吊着鸡毛掸的那条胳膊上，另一只落在了当做脑瓜的柳条笨篱上，尾巴一翘，在那个草人的笨篱头上屙了一摊稀白屎。罗汉觉得这两只山雀太有点欺负人了，就呼地扑向前，冲着它们“汪汪汪”猛叫。这两只山雀这才打开翅膀走了，可它们只是到了临近的另一块地里，挑了一个最高大的草人，落在了它的头上。山雀们不仅不把这些用来吓唬它们的草人放在眼里，就连这个白了头发的老女人和她

的快把牙掉光的狗，也懒得要害怕他们。

最后一户人家离开二十一村是在四年前。

那天的后晌，老女人站在村西坡上的平石台上瞭呀瞭。看着那辆装着盆盆罐罐的破马车出了村，上了那条干硬灰白的土路朝东走去。看着那辆破马车一阵一阵的慢了，一阵一阵的小了，临后像个没了翅膀的苍蝇爬进了边墙的豁口，就看不见了。这时候，老女人哭了。一屁股跌坐在地上哭了。不出声地哭着，眼泪顺着老脸的皱纹拐来拐去，最后滴在了她的胸脯上。

她坐在那儿哭了好长时间。哭的哭的没泪了，哭的哭的天黑了，哭的哭的就给趴在地上睡着了。睡梦里她听见有汪汪汪的狗叫声，睁开眼，身边有条狗在呼哧呼哧喘着气。星星在天上忽眨着，四周黑洞洞的。她抬头看，三星正了，半夜了。那狗跟在她后头，和她相跟着回了家。她这才认出，它正是村长的罗汉。罗汉跟村长走了好几年了，它不在那里过好日子怎么就又想起了回村？是不是它老了，嫌矿上吵吵闹闹的让它心烦，就又回到了这个僻静的地方。从这以后，老女人身边就有个老狗，陪着她过日子。

第二天，老女人浑身发冷，上牙下牙打着颤。她知道这是病了，她说这可是病不得。她就从白泥瓮里够出个高粱秆儿匣匣，从里面翻见个牛皮纸包儿，展开包儿，里头是黑药丸儿似的东西。她用指甲抠下高粱颗儿大小的一点，放在舌头上用水顺着咽进肚里。

她吃的那点黑颗颗儿是大烟土，也就是叫做洋烟的那种东西。二十一村的人们买不起药，他们家家户户每年都要种点这东西，来治病。不管是头疼脑热不管是小灾大病，都喝它。

喝了药，她觉得精神好了许多。

她知道，要想活，就得种地。

现在，村里头所有的地都归她了。她想种哪块就种哪块。肥料也有的是，足够她用。这头一个春季，她把村周围的好地都种了，大大小小的有二十多块。加起来是多少亩，她没算，她也不管这

些。反正是，直到过了播种的节令她才住手。她要在自己还能够劳动的这些年，尽量地多多种多多收，多多地存下粮食。等过几年受不动了，再慢慢地节省着吃用。

地种下了，她就开始扎草人。材料不缺，每家的柴火房里的树枝棍棒，场面里的豆秸麦穰，都是她的了，她都能用。

扎草人，是她最感到高兴的事了。

她要让所有的地都高高低低地站着草人。

她做草人并不仅仅是为了吓唬那些害人的野禽们，更紧要的是她为了让他们和自己做伴儿。

她在所有的自己能够料理过的那些地里，都把草人儿扎起来。小块地三两个，大块地七八个。东也是西也是，梁上也有坡下也有。到处都有。统共有百十多个。老女人她还尽着自己的想象，把它们都做得尽量像个真的人，那些搬迁走的户家们，都知道要过好日子去了，都把原来的破旧衣服留下不要了。老女人把它们都穿上了，用来装扮她的草人儿。她不给他们分四季了。穿着破皮褂的穿着单衫子的，罩手巾的戴棉帽的，穿裤子的光屁股的，都有。她还按着他们的个子的高低架子的大小，给所有草人都起了名字。她把原来村里的所有人的名字都用了，不管是村长的会计的还是其他村民的，都用上了。村里原来的人数不够一百，她就把过世的那些死鬼们的名字也用上了。这样，她无论到了哪块地，就都有她的熟人和自己做伴儿。这样，她就不孤单就能和“他们”说话了，而且是由着她的想法来说。她说村长，你以后再克扣我家的救济粮我非打断你的狗腿不可。要在以往，她哪能敢和村长这样说话，现在，她想怎么说就怎么说，想说什么就说什么。她跟小光棍七四说，七四子，那次不能怨你大娘我，不是大娘我不让你，你是不知道，人一老了就不行了就不能了，锈住了，你想想，锈住了，咋能？老女人就这样的和所有的草人说说着话，碰着谁就和谁说，老女人就用这种办法来解麻烦，解疲劳。

管二十一的乡政府来过个人,原打算问问老女人想不想进乡里的养老院,后来一看这个老女人活得挺精神的,就跟她说:“你一个人种这么多地,乡里头也不跟你收公粮了。”那人想了想又说:“这样吧,你啥时候觉得不行了跟我们打声招呼,我们就派人来接你。”说完那人就骑着小毛驴走了,那以后再没露过面儿。

头一年,雨水挺好,风挺好,日头也挺好,乡里乡亲的那些草人们也很管事,庄稼们没怎么受到野鸡啦山雀啦的祸害。老女人的收成还算不错,够她一年半食用。还有就是,她院里种的洋烟收成更不错,熬了有鸡蛋大的一块。即便是天天有病,一年也是用不完的。

第二年就出了问题了。秋天,庄稼的颗粒们还没有饱满,有的干脆还是一泡泡白水的时候,突然就给来了霜冻。庄稼一苗没剩全给冻死了,该绿的不绿了,该红的发了黑紫了,没几天就都干枯了。这还不算,顶倒霉的是,那天夜里给刮了一夜忽乱子大风。老女人急得跪在大门口向老天爷祷告:“老天爷行行好啦老天爷,这可是要我的老命呢老天爷,这可是叫我喝西北风呀老天爷。”可是,老天爷才不管要了你谁的命,也不管你喝不喝西北风。老天爷的主意和做法可不是随随便便说改就改的。

昏黄的月亮在当空中煎熬着,渗渗的光照在马头山沉重的脊梁上。老女人跪在那里呜呜呃呃地嚎着。罗汉蹲坐在老女人身旁,长嘴头指向月亮,嗓子里呦呕怪叫着。他们像两匹不知道怎么办绝望的狼,在那里哀伤地啼哭着,啼哭着。不用问,除了山药蛋外,别个庄稼的颗粒大部分都让风吹得掉在了地下。这可好活了那些野鸡山雀们,还有田鼠们。没用人请就一群一伙地来了。野鸡和山雀儿白天吃饱喝足了,就找地方去睡大觉。半夜,田鼠就出动了。它们呼唤着儿女来到地里,吃喝完以后就开始往家里转运。它们把腮帮当做布袋,满满地填着颗粒。跑回家倒进粮仓,再往地里返去。来来回回的,一黑夜不知道要跑多少趟,也不嫌乏。

田鼠不像野鸡和山雀，今日吃饱不管明日。田鼠是些勤快的家伙，它们要趁这个大好机会，把粮食多多地储存起来，等到青黄不接的日子，好有的吃。

老女人没有犁来耕地，她只能用锹一锹一锹地翻。她腰骨不行了，不能使用长柄锄，只能连跪带爬地爬跪在地下用小手锄来锄田。收割的时候也是这样，跪坐在那里一把一把地往倒割，再一搂一搂的把割倒的东西一遭一遭地抱回院里。半亩地莠麦没个百十来遭是抱不回来的。每日，从天亮到天黑她不住气地忙着她的这些庄稼，可是，这一年她算是白忙了，收成顶好有头一年的三成儿，她算了算，加上以前的余存，也不够她吃一年，这可真的是让她喝西北风呀。

这天，老女人觉出右眼皮在不住地突突跳。左眼跳灾，右眼跳喜。她骂右眼皮说，跳屁呢，跳，会有什么喜呢，笑话死人了。她从炕席底掰下根高粱秸棍儿，用唾沫粘在右眼皮上，右眼皮这才不再跳了。

她挖了几升黍子，正要到碾房压面，猛然听见罗汉在院里大声地咬叫，就咬就叫向外冲去。罗汉从没这样地咬叫过，这是怎么了，她放下簸箩就紧跟出去。

老女人家来人了。来了两个后生。

他们都挎着猎枪，都骑着摩托车。他们是来打生了，他们说庄稼收割过了，兔子和山鸡都喂肥了，正好打生。他们想在老女人家住几天。除了有时候能听见边墙那头的放羊汉唱麻烦调外，快有两年老女人没听过人说话了，她很想听听人说话。老女人说住哇住哇，不嫌我家茶饭不好你们就住哇。

两个后生在老女人家一共住了四天。

第三天的后晌，他们早早的就从野地返回来。有个后生病了，浑身发烧，还打摆子。老女人说没事的，中暑，吃点药就好了。她就到堂屋从白泥瓮里够出她的那团黑药蛋，抠下一丁点送过西房，

让那后生喝，说一喝保好。俩后生一下子都认出了这是什么。都问您老还有没。老女人说：“有的是，今年粮食没收下，洋烟倒是比去年强，用也用不完。”有个后生问说：“您让我们看看行不，我们还认不得。”老女人没客气，把他们领到了堂屋。两个后生看见了那团药蛋，就像是看见了宝贝，嘴大大地张着，半天都合不住。他们的四只眼睛在放着光。

睡觉前俩后生跟老女人说：“您老可能还不知道，现在政府收购大烟土，您的那些就能换好多的钱。”

老女人说：“我要钱也没用，我到哪去买东西，要是能换吃的就好了，要能换高粱和谷子就好了。”

后生们说：“都能换，您想换啥就都能换。”

老女人说：“我认不得政府，政府也不来，咋换？”

后生们说：“您想换的话，我们给您跑一趟。”

老女人说：“那敢情好。”

后生们说：“这两天我们给您添忙，就顶是补报您老人家。”这事就说定了。老女人把那些熬制好的药留下核桃大的一点自己用，剩下的都给了那俩后生。

睡了一夜起来，俩后生连饭也没吃就骑着摩托走了，他们一走，老女人就后悔了。她赶快进西房。查看查看，猎枪不在了。但洗脸的刷牙的东西在，他们吃剩的那五只野兔四只山鸡也没拿走。老女人这才放心了。她领着罗汉到村西坡的平石台上向东瞭望。这块平台是二十一村人们的瞭望站。站在这里向西能瞭见去凉城的弯弯的路，向东能瞭见边墙以外的地方。二十一村的祖祖辈辈的男女老少们，都站在这里瞭望过。哭过，笑过。笑过，哭过。

半后晌，老女人把那俩后生瞭回来了。

他们给老女人带来六袋白面。六袋白面垛在炕上，就像垛起一座山。二十一的地不能种麦子，谁家想吃白面就得过边墙东面和那儿的人们去换。二十一村里谁家能够一下子有这么多的白面

呢？谁家也没有过这种事。过去的老财没有过，现在的村长也没有过。不仅是这些，他们还给老女人带来六包火柴六包蜡烛，六瓶酱油六瓶醋，六包咸盐六包味精。老女人简直不敢相信，那些黑药能换来这么多的好东西。即便是每天吃每天吃，一年也吃不完。老女人用门挤了挤手指头，挺疼的。这就是说，这不是在做梦，这就是说，这件事是真的。

老女人拍着罗汉的脑门说，你看你快看，你见过这么多的好东西吗？罗汉冲着老女人“汪汪”叫了几声说，没见过。老女人真想跑出去，把所有的草人都叫回来，让他们看看炕上垛的是啥，让他们看看泥瓮上摆的是啥。

见老女人这么的高兴，那俩后生更高兴，告给她，政府夸她的烟土好，政府让她明年就不要种什么庄稼了，就种烟土就行了。还告给她，政府说种出来以后，要吃的有吃的要穿的有穿的要啥有啥。老女人说行行行，老女人说她最会种洋烟了。她说早以前日本人就夸她晒熬出的洋烟大大的好，比别家人的都大大的好。俩后生说：“那您老明年就种吧。”老女人说她家还有好籽籽，五秆旗，三秆旗，都有，顶能出奶。后生们说明年这个时候我们再来，来帮您换东西。

听了俩后生的，老女人把所有的五秆旗和三秆旗的籽籽都种在了地里。籽籽不够，她就挑好地种，剩下的那些地，她种了山药蛋，山药蛋好日弄，费不了她多少事。她把所有的精力都花在了她的那些五秆旗和三秆旗上，共熬制出五个黑药饼。她没称，不知道够多少两，但她拿手掂了掂，足有上次俩后生带走的那些的十倍。

比约定的日子提前了一个月，俩后生来了。见到那五个黑药饼后，他们告给老女人，今年政府除了给她粮，还要奖励别的，问她想要啥。老女人想想说，今年没有种高粱，到冬天就缺烧的了，不知道政府能不能给她点烧的。后生们说，给她拉上一车煤，问她还要啥。老女人想了想说，烧的有了吃的有了。别的就没啥了。

这回，俩后生没先拿药就返走了，第二日开来了一辆“130”汽车。他们给老女人拉来四袋白面，两袋大米，一车煤。去年给过的火柴啦味精啦什么的，今年还有。除了这，还给老女人带来了六件旧衣裳，有棉的有单的。

后生们指着院里的那个戴着胶盔帽的草人，问老女人说您老家怎么就有了胶盔帽呢？当知道了老女人的独苗苗儿子在井下给闷死后，后生们说那我们就是您老的儿子，您就认下我们吧。俩后生一使眼色，同时响响亮亮地叫了一声妈。没眼的雀儿天照顾，老女人想也想不到会有这样好的事情。她又流泪了。这回是高兴的过。

一入冬，那俩后生又来了。他们给干妈送来了铁炉子，还给干妈拿来半扇猪肉一整个羊。他们想得实在太周到了。他们要让这个老女人健健康康活下去，好高高兴兴地为他们把金币从树上摇下来，哗啦哗啦地掉在他们的口袋里。

这一次春播，因为种籽不缺了，老女人把所有的地都种上了阿芙蓉。

一个多月后，花开了。马头山下的这块地方，到处都是好看的阿芙蓉花。红的像火，白的像雪。野蝴蝶上上下下地飞着，野蜜蜂嗡嗡嗡嗡地忙着。那百十多个草人，观花赏景似的站在花地里。二十一就像一座大花园。

这个季节没有冰雹雨，也没有霜冻，别的庄稼营生也没有。老女人和罗汉要不是坐在树荫下乘凉，就是坐在坡崂的平石台上瞭望。阿芙蓉开花的这十多天，是老女人最舒心的日子。

花季一过，老女人就忙了。一直忙了两个月。她这次总共熬制出八块黑药饼，她真高兴。去年的五块就换回那么多的好东西，这八块又该换多少呢？她想了想，决定自己就要两块。其余的分给干儿子，每人三块。让他们也拿着去换白面大米，换猪肉羊肉，再换车炭。这些东西她还有的是，足够她明年一年的吃用。她还

决定让干儿子把她那两块给换成麦子和谷子,为的是这两种东西好保存。

一切都忙完了,没什么紧要事了。她就动手整修她那些草人。就整修就和它们说话,就和它们说话就等她的干儿子。

一个月过去了,又一个月过去了,百十多个草人都整修完了,她没有等住她的干儿子。绿草开始发黄了,好唱麻烦调的放羊汉已经不再在那头山梁上放羊了,她还没等住她的干儿子。树叶都落完了,她还没等住她的干儿子。

这几个月,她和罗汉每天每天都要站在坡崮的平石台向东瞭望,前晌瞭完后晌望,瞭望着那条灰白干硬的路,可她越望越没有希望。老女人快要急疯了。

老女人知道这是出事了,可她只知道出事了,就是想不出出了什么事。

又是一个残月昏黄的刮着大风的夜,只要是一过了深秋。二十一最不缺的就是这种大风卷着尘土的夜晚了。

老女人睡在她的窑房里,她梦见她的两个干儿子像两匹快乐的小马,向她跑过来。这时,她被罗汉“汪汪汪”的咬叫声给吵醒了。

来了,是他们来了。老女人快地穿起衣服,快地下了地。但她还没有把蜡烛点着,窑门“哐”一声被推开,站进几个人。明晃晃的手电光向她射来。

有个人用俚俚话问老女人说:“你就是所谓的干妈?”她让他们的气势给吓坏了,她也没听懂那个俚俚在问她什么,她没说话,只是摇摇头。那俚俚话又说:“把你的鸦片交出来。”她仍没说话,仍是摇摇头。那俚俚哼了一声说:“不老实,搜!”

他们没用人动手。他们有只浑身的毛闪着油光的大黑狗。那只狗很快地跳上泥瓮,用爪子把瓮盖扒在地下,从里面叨出个布口袋,交给那俚俚。俚俚拍拍它的胸脯说,“再搜!”那狗闻闻闻地就

停在了一一个小泥瓮跟前，又用爪子把盖扒掉，里面满满装的是阿芙蓉花籽。那侏侏又让大黑狗搜了一遍后，断定再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了，就让一个人给他们搜出的东西照相。照完相，把东西收了起来。

那侏侏对老女人说：“把钱交出来！”坐在锅台上的老女人早已经吓坏了，她连头也不会摇了。侏侏骂了声装疯卖傻，就又大声说：“搜！”

这次是人动手，他们原以为一定会搜出很多的钱，说不定还能搜出美元。可是，家里院外翻腾遍了，连簪子也找了，一直到天明，也没见到半分钱，只好住手。

把这老家伙带走！侏侏一声吼叫，几个人连揪带扯就把老女人拉出院。被挡在门外的罗汉，见他们揪扯自己的主人，“汪汪汪”叫着就退就咬，大黑狗猛地扑上来，和罗汉打开了。牙都快掉没的老罗汉哪是对手，没两下就让把耳朵给咬住了，大黑狗一使劲，罗汉的耳朵就掉了，半个脸的皮也被血淋淋地撕了下来。罗汉惨叫着调头就跑，一下给闪进了簪子里。

老女人被推上了装着铁栅的车，拉走了。

月亮落了。太阳上了。

红红的日头照着马头山，照着二十一，照着坡坡畔畔站着的那百十多个草人人，照着站在坡崩平石台上的老罗汉。

罗汉挣扎着从簪子跳出来后，到处都找不见它的老主人，它就来到平台上。它的腮帮拖吊着一块毛皮，黑亮的血还在叮叮的往下滴着。

罗汉疼得都快张不开嘴了，但它还是朝着日头升起的地方用劲地“汪汪”叫着。它的右眼让血糊得睁也睁不开，但它还是费劲地要往开睁。它就“汪汪汪”地叫着就向东瞭望。它在呼唤着瞭望着它的主人，呼唤着瞭望着那个舍不得离开二十一的老女人。